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十二回 遊目騁懷賞心樂事 群芳濃豔美景良辰

話說寶玉、黛玉回到怡紅院來，寶釵笑道：「好呀！你們今兒偏我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，明兒一同去逛逛。人都誇這邊園子造得精巧，你到那邊瞧瞧才知道呢。」說著往炕上躺。寶釵道：「你先說給我聽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走乏了，讓他歇歇。」寶釵道：「他用舌條走路嗎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沒力氣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說罷！」寶釵道：「誰信你的話？一回一個樣。」寶玉耳語道：「我說話一回一樣，你為什麼也要一回一樣呢？」寶釵忙陣道：「不合你說了。」黛玉一面笑，一面說：「姊姊可知道他的難處？他於今朝考都不怕，獨怕長年長夜沒有許多樣子。」急得寶釵趕來要攔黛玉，寶玉忙來攔住。黛玉再三央告，寶釵道：「你快些告訴我才饒你。」黛玉道：「實在說也不信，見者方知，橫豎瞧見就明白了。」

次日，三人吃過早飯，帶了晴雯同逛。走進幽香谷，寶釵、晴雯贊不絕口。一行人來至樓下，已擺著果品茶食。晴雯道：「我不吃東西。」徑入蘭叢去了。黛玉道：「歇會子就到那邊園裡去，因為喜妹妹約在那裡候著，先逛那邊，再逛這邊。」寶釵道：「朝三暮四，朝四暮三，都是一樣。」

茶點吃後，晴雯笑吟吟的，左手拈著幾莖異種蘭花，送到面前。寶釵道：「這種荷瓣的很好，這梅瓣的好極了，咱們每人戴他一枝。」晴雯道：「還有更好的。」又將右手籠著兩朵三平頭的拿出來道：「這才有趣呢！」寶釵、黛玉各戴了一朵，晴雯向黛玉耳邊說了一句，黛玉一笑。寶釵問：「笑什麼？」黛玉指著晴雯道：「你問他。」晴雯又向寶釵耳邊低低說道：「昨夜郡主、二爺合奶奶可是像這花一樣？」寶釵臉一紅，輕輕問道：「這定是二爺告訴你的。」晴雯說：「今兒二爺合奶奶並沒有離開，如何是他說的？」寶釵悄悄問黛玉：「他如何知道？」黛玉說：「他有仙傳索隱神數，遇事皆知，怎麼瞞得他？」

三人相視而笑，一面出來，由萬字橋逛到絳雪樓等處。樓前院落中心，一方大金魚沼養著各種金魚，四圍石凳。晴雯欣喜欲狂，忙叫丫頭去折各色桃花，又叫彩蘂、月季。到了曉看紅濕處，只見數十間曲折套房，兩相環繞著數十株海棠，花開爛熳，香豔醜人，耳邊只覺一片蜂鬧之聲嚷嚷不息。眾人上了半閣，晴雯要折海棠，寶玉道：「你且歇歇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干我的，不與爺相干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看你沒處下手了。」晴雯亦笑說：「竟不知道折那一技上才好。」寶釵道：「遲幾天，花都開了，請雲姑娘來，再叫幾個樵夫帶傢伙來。」寶玉道：「叫樵夫做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同在一處，還不砍上幾挑子嗎？若沒砍柴的幫著，媽子、丫頭何能弄這許多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他兩個見著花就像沒命似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還有咱們家那個詩呆子，也是愛花如命的，明兒他們三人聚在一處，這些花才算遭殃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別這樣委屈人。咱和菱姊姊雖愛折花，卻最惜花。可以去的才折下來，除插瓶之外，再拿來戴。不像雲姑娘，一瞧見花就要混折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這話倒是的。」

眾人出了東首遊廊，越過湖山，到茶花舫，見著各色洋茶，晴雯又要折取。寶玉道：「今兒只有逛園的工夫，明兒折罷。」晴雯只得同眾人進來。中間一所倒鎖式的小巧書齋，當中炕壁上橫嵌著一塊大玻璃，六七尺寬，三四尺高。晴雯眼尖，向後院一望，早叫了一聲：「呵！快些來瞧。」卻是一株楊妃面的千瓣洋茶，又名東方亮。釵、黛二人亦不禁叫絕，寶釵道：「天公造化！南邊的花竟如此嬌豔，我就愛殺了。」晴雯向寶玉道：「我的爺！任你捶我幾下子，定要折兩朵下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是我不把你折花，因為要逛園。等開了，那怕你儘管折呢？豈有輕人重物之理？況且這種花該配你們這幾個人戴，你們這幾人若不戴這花，白辜負了花；這種花若不得你們戴，又辜負了人。」黛玉道：「依你說，配戴這花的是那幾個？」寶玉道：「再合你說。我且取兩朵下來，你合寶姊姊戴一朵，喜妹同晴姊姊戴一朵。」於是摘下兩朵。晴雯用竹剪分開，替釵、黛二人戴了，留了一朵待喜鸞同戴。

忽聽丫頭道：「舅大爺來了。」瓊玉進來，彼此問過好。黛玉問：「喜妹妹呢？」瓊玉說：「快到了。」寶釵拉著黛玉往外走，黛玉道：「且進房瞧瞧。」眾人進去，只見鋪陳精美，富麗驚人。晴雯急於要逛別處，忙說：「咱們走罷！」寶玉道：「不用出去。」寶釵道：「房內並無路。」寶玉笑了一笑。黛玉心靈，走上首，將牆角邊一個三角紫竹書架，抓著柱子往外一拉，只拉不動。寶玉笑得拍手，黛玉將架子細看，並無關鍵，一面向寶釵道：「姊姊，這就是門。怎麼拉不動？」瓊玉道：「姊姊拉錯了，要拉著下首柱子往上一貼就開了。」

黛玉依言拉開，走進裡面，另是一帶廊房。寶玉、瓊玉將窗格吊起幾扇，只見一所大方池，三面迴廊，東首一帶粉壁花牆，隱著瑯琊八無數。黛玉道：「原來這房中別有洞天，真可謂『山重水復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』。」寶玉道：「還不止於此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們瞧瞧，西首這邊廊底下都是空的，池子裡的水通得出去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廊內可有門？」晴雯道：「往前走著瞧瞧。」走過幾間，見一小柵欄，裡面朱紅格子外站著個美人。晴雯道：「這倒像怡紅院那門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此是抄的墨卷。」寶玉道：「雖曰合掌，迥然不同。」晴雯向前，將柵欄拉開，只見那美人笑嘻嘻的站著，眼睛微微轉動。晴雯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這身子堆拱是造出來的，眼珠都能動彈，比那畫的強多著呢！難為他怎麼制的？」黛玉道：「你位開來瞧瞧。」晴雯模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沒有拉的東西。」瓊玉道：「這不是那西洋機括，姊姊只拿著美人右手的鐮子用勁一拉，就開了。」

晴雯開了門，眾人到外面一看，只見一個多大的天宮，覆著下面亭台樓閣、花木池塘，豁然心胸，一個個驚奇納罕。面前塘中，五個廳廳聯在一處。中間是個長卷棚廳，形如蝶肚，前首左右兩個五間大廳，後首左右兩個二間大廳，如蝶翅蓋在水中央，兩邊兩道十餘丈長橋，如蝶須一般。

寶玉道：「咱們先過橋到水廳裡去，喜妹妹在那裡候著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打頭裡走，我有些怕。」晴雯道：「舅大爺在前，郡主一手抓住舅大爺，一手挽著我的手；奶奶一手搭在我肩膀上，一手挽著二爺的手。五人做一串子，就好過去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主意很好。」五人過橋，走出去丈許，寶釵道：「我怕的很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不要望底下，只望著我的脊心就是了。」戰戰兢兢又走出丈餘，寶釵道：「這麼長的東西，玩到中間來，我的腿有些打戰，快些歇下子。」黛玉「嗤」的一笑，寶玉道：「這還不相干，才玩到這節子，你的腿就打戰了，回來玩到正中間，只怕更要戰得凶呢！」黛玉笑道：「寶姊姊嚇的打戰，我笑的動不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人家實在難提，正要歇歇，你還要笑我。」寶玉道：「姊姊再捱一節就好歇了。」好容易捱到橋中，旁邊有個石墩上坐下。寶玉坐在後首，靠著釵、黛二人。

晴雯道：「我不能站了，要到廳裡喝口茶，歇會子再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就在那裡歇著，叫丫頭們來。」瓊玉道：「我去叫丫頭倒茶來。」一面先走。晴雯在後，走至橋中，也叫：「不好！舅大爺快回來拉我一下，我也有些害怕。」瓊玉忙趕回來，晴雯伸手來拉瓊玉。不防他指甲長，將瓊玉手上抓出一條紅線痕。晴雯忙道：「我竟該死了！怎麼這樣冒失！」瓊玉道：「不妨，拉定了好走。」晴雯雖拉著瓊玉的衣襟，因膽氣一怯，終難放步。寶玉喊道：「兄弟，有屈你挽著他的手才好。」於是瓊玉挽著晴雯過了橋，帶著丫頭來至釵、黛二人跟前。瓊玉叫兩個丫頭同自己先攙扶黛玉過去，喜鸞、晴雯早已迎來，同進水廳。瓊玉又帶兩個丫頭來至橋中，寶釵雙手搭住丫頭肩背，寶玉、瓊玉在後攙扶，一步一步捱，走至石墩邊，又坐歇一會，好容易才過了這奈何橋，喜鸞等又迎了寶釵進去。寶釵一面靠著拐杖歇息，一面問道：「紋妹妹為什麼還不來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昨兒已邀過他，說有事黏住手了。」

六人吃畢茶點，同到四面水廳周圍一逛。寶釵道：「荷香水閣，極妙。」喜鸞道：「夏夜納涼更佳。」晴雯道：「荷花開的時候，弄只彩蓮船來玩，才有趣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已辦了十二隻，預備採蓮用。」寶釵問寶玉道：「這池子可能通到咱們那邊去？」寶玉道：「都是通的，但是一件：你走到這裡來已吃力了，再怎麼回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沒有別路走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眼前無路。這裡只有兩條險橋，你沒瞧清白嗎？西首那條只有一處石墩，水面又寬，更難走。」寶釵道：「那邊園裡的橋都有欄杆，又寬又短，走的容易；這道橋又長又窄，又沒欄杆，就很難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此橋雖險，究竟有三尺寬。」寶釵道：「短些也罷，為什麼要這樣

長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自如先生定的格局，因為這蝴蝶水廳有這麼大的地面，這蝶須橋定要這麼長才得相稱。起造的時節，我合兄弟的意見還不要中間這三堆石塚，猶如蝶須長無掛鉤，豈不好看？還虧自如先生說：『此橋長而且險，膽小的男人尚然害怕，女眷們如何能走？』所以設這石塚，特為女人歇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倒要問喜妹妹，你怎樣走來的？」瓊玉道：「他的膽子比姊姊強些。前首只扶著一個丫頭，我在後面扶著，走至中間，還沒有歇就過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都好，就只我不濟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們丫頭怕不穩當，待你兩個兄弟前後扶持，攙了過去，才得妥貼。」寶釵道：「怎好勞瓊兄弟？」瓊玉道：「大姊別這麼說。兄弟病的時候，大姊曾扶過兄弟的，這又何必生分了？」於是寶玉、瓊玉先扶寶釵過了橋，再扶黛玉等回來，沿著柳堤一帶，緩緩走到芙蓉堤，過橋直到堤中。石凳上已鋪著錦墊子，大眾坐下吃茶。

寶釵道：「對面蝴蝶水廳，靜賞夏月風荷，實在佳妙。就是這橋長的難行。」瓊玉道：「遲幾天，南邊撐船駕娘們一到，乘船而往，不冒險了。」喜鸞道：「咱們逛到樓上，吃了飯再逛別處。」將欲起身，只見送飯菜的媽子說：「南邊買的丫頭來了，四十個撐船的駕娘也到了。還有許多籠子、箱子、大木匣子、燈盒子、籃子、簍子、筐子、木桶子，十幾處廳院都堆不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快去叫駕娘們來撐船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們才到，就叫來弄船，如何使得？」寶釵道：「先前晴妹說要弄彩蓮船，他就急的要合晴妹上船去玩。」六人一面說笑，上了芙蓉樓，憑欄望去，只見水中無數的倒影樓台，間著霧桃煙柳。又轉到九曲樓前面看，那西首月弓堤，萬株翠柳襯著小桃源一道紅霞；東邊豔陽樓，前後各色千葉桃花如簇錦一般；遙望北圻上紛紛李雪，山坳裡滿塢梨雲，梅澗中尚有飛英流蕩。黛玉向瓊玉道：「你的鏡子帶來沒有？」瓊玉從懷中取出，一人一箇，各人看去，只聽晴雯道：「這鏡子很有趣，對面山樓閣上的瓦都數得清。」瓊玉道：「這鏡子姊姊們留著玩，還有這些的，每人再送幾套。」媽子、丫頭將飯擺下，喜鸞道：「不必累贅，咱們一桌子坐就是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可不敢。」黛玉、瓊玉齊道：「一家姊妹兄弟，又無外人在坐，不必拘了。」於是晴空一同坐著，吃畢，各人散坐品茶。

停了一會，再下樓，逛到東邊桂舫，重到芙蓉堤，過橋又往北首，沿至柳堤盡處，高聳一山，四面都係青鬆古木。山上一所大院，曲折遊廊，圍著一座高樓，樓前山石間栽著幾十株磬口檀[香]、素心蠟梅，四面牆根盡是垂珠、天竺、松竹梅三友，冬景最佳。眾人上樓，只聽林際鳥語綿蠻，各色時禽飛鳴樹底。瓊玉道：「此處最幽，樓匾該題何名？」黛玉道：「昨兒在那邊樓上聽的鳥語，原來鴿子都棲此處。這裡聽鳥聲格外清切，唐詩云：『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』不必將聽禽說合，只題『曉春』二字，映著下文倒也別緻。寶姊姊評評，可使得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含蓄的文情最妙。」一面指著池中間寶玉道：「水中央幾處，同那座樓，可曾題過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，原候大伙兒斟酌。」寶釵道：「東首幾間早房，夏夜讀書最好，就叫『水香書屋』。」瓊玉道：「大姊這議論正合咱們的意見。水邊蚊少，又涼快，打算同哥哥在此讀書。」寶釵道：「偶一為之使得，不可長住，恐貪涼受病，不是玩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打起鏡子瞧瞧，都代兄弟題了罷！」寶釵將鏡子細對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達兩所舫式的廳就名『雙舫軒』，這樓在水面當陽，滿園日色都入望中，傍晚倚樓看水中落照，絕妙佳景，可題『夕陽樓』。」喜鸞、三玉齊聲說：「妙！」黛玉又指著西首桃堤道：「那裡可曾題過？」瓊玉道：「已定名『小桃源』。」黛玉點點頭，又道：「裡面杏花滿林，咱們去瞧瞧。」一面望著寶釵笑道：「怕你腿軟走不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且慢慢的逛。」

於是大眾復回身過柳堤。原來此堤形如月弓，自南至北，長互半里。堤外西首，夾岸沿池一帶，盡是紅白蓼花。行至中段亭內小憩，只見匾書「蓼霞亭」，此處花開時一片紅霞，比蘆雪風景迥別。此亭是四根大石柱擎著棕櫚做的梁椽，椽上覆滿棕皮，上單一個覆盆的瓦頂，堅樸古雅，石柱下首安著三面石凳。黛玉道：「此處饒有野趣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撰了一上聯：

鷗眠秋色澄清湍，

喜鸞道：「寶姊姊這出句極妙。我對下聯：

鴛浴春風激灩波。」

黛玉道：「好極了！語相類而不同。此處春秋佳景，非此兩句不足以盡其妙。」

大眾又沿堤往北走去，則是一帶平岡土隴，沿岸無數桃花，直包到岡盡處。往裡一轉，有一路徑，迤邐進去，另闢一所村莊。外面田疇，藝的桑麻、蔬韭；裡面一圈籬笆，圍著十數間草房，中間有一小樓，籬笆內外百餘株紅杏，爛熳芬菲。黛玉道：「此處田居風景，比稻香村又別矣。坐在裡面，望不見外面金碧樓台，脫盡富貴氣，幽僻閒靜，可謂避秦小筑。」瓊玉道：「此樓就名『杏花樓』。」寶玉道：「不雅不俗；恰當之至。」喜鸞道：「三位姊姊，明兒先到這裡早膳，煮蘭茗，賞杏花，再游梅澗。今兒天色不早，要回去了。」

一行人出來，將至隴口，猛抬頭，望見杏林深處，石台之上有一座高樓。晴雯道：「這樓比曉春樓還高，」樓上看月很好。」瓊玉道：「晴姊姊真是鑿家，請你題一題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不過胡謔，別笑我狂妄。此樓最高，古人有詠聽月樓的詩，就題『聽月』二字，不知可使得？」眾人俱贊：「極妙。」說著走過蓼灘，來至大月台後身。轉過山石，緣階而上，彎環六折，中間一樓。月台後一叢楓林，秋冬之交，丹楓綴錦。喜鸞道：「此處白雲紅樹，景映芙蓉，取名『紅樹樓』罷！」釵、黛俱稱「風韻雅致」。

玩了一會下去，又往東首花牆院內進去。只見周圍花牆，院中一庭芭蕉，間著玲瓏山石，四圍牆根盡是各色秋海棠，石畔栽著玉簪、晚香芋、醉仙桃。西北一曲遊廊，花架上數十盆茉莉、夜來香、珍珠蘭。新秋涼月，芳香滿庭。階砌鳴蟲，微吟細詠。當中三十四間貼字式曲折房，面前遍書「碧韻軒」。後首一帶白石平山，盡是五色野茉莉，雜以各種藤蘿香草。滿院芭蕉秋香盈砌，則勝於秋爽齋；後壁藤蘿芳草，又異於蘅蕪院。寶釵道：「我合三姑娘最愛這般景致，此處又僻靜；正好吟詩結社。」喜鸞道：「說起詩社，那天大伙兒高興起來，我邀一人入局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的詩學已得鞏卿三昧，還有那一位未傳名的宿學呢？」喜鸞指著晴雯道：「就是他。」寶釵道：「晴妹能詩，我還沒有知道，自然合你同門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土三日不見，當刮目相待。晴妹在幻境已久，無所不通，他的天資又在你我之上。」寶釵道：「改日邀雲妹妹們來，待我先開一社。」

說著往東首出去，又進一院。內裡曲尺遊廊，院內栽滿嬰粟、虞美人、紫白黃玫瑰並各色香花，西首數株各色瑪瑙石榴，東首一帶餘舶架木香棚。廊房裡一門，推開進去，就是碧蓮池的水廊。寶釵道：「咱們回去罷！我實在不能走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還有多遠的路，怎麼好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萬不能走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到紅樓上歇罷！」寶玉道：「很好。你們慢慢的到那裡，我先去叫人拿東西，再點幾個伴宿上夜的回來。」

寶玉走後，釵、黛等緩緩出了林園，別卻瓊玉、喜鸞，來至幽香谷，坐在炕上歇息。寶玉往上房請過晚安，忙叫丫頭媽子多人，搬了四人的臥具來，一面引人上樓鋪設。寶釵走至半梯，不能上去。寶玉、晴雯同著兩個丫頭，好容易才撮弄上去。寶釵就在旁邊小炕上躺下，說道：「好了！得了活命了。」兩個丫頭趕著捶腿，已經迷迷糊糊睡熟。黛玉靠在椅上歇息。寶玉同晴雯四面眺望，指示某處某處。晴雯道：「我最愛百花廊。明兒起來，爺合我先去瞧瞧那些花。」看了一會，兩人回至中間房內，同黛玉吃過晚飯。寶釵懶得來，靠著拐枕喝了一碗燕窩粥，漱口卸妝，已睡下了。寶玉以「你怎麼就睡了？咱們同在大炕床歇倒不好嗎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乏狠了，隨我在這裡舒舒服服歇著，再攔不住你鬧了。」於是黛玉、晴雯卸妝、寬衣、盥漱已畢，與寶玉偕入蘭幃，左妻右妾同眠。此是，

良霄一枕紅樓夢，極樂都從變幻來。

如此美夢風情，世間汝可易得。

次日，三人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黛玉到寶釵炕前問道：「姊姊，今兒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昨夜一覺好睡，今兒身上不乏力了。」一面趕著起來梳洗，四人同喝冰燕湯後，又吃過茶點。寶玉道：「咱們到上層樓去。」各人又攙扶著到了上層，寶玉一一指點寶釵、晴雯看畢。晴雯道：「聽月樓已算高了，還沒有對面山的閣高；那兩處雖比這裡高，終不及此樓正在中央，四面景致環繞，包羅得好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是確評。」

寶玉道：「咱們往小桃源去。」四人下樓同行，踱到那裡，瓊玉、喜鸞、李紋已先到了。各人問過好，即擺早飯，談些農田、杏花典故，晴雯催促要逛別處。寶釵道：「我昨兒很走乏了，養息了一夜，覺著好點兒。今兒走到這裡，倒又乏了，怎麼好？」瓊玉道：「我已知道，大姊今兒斷不能再走了，就是姊姊也乏了，晴雯姊姊雖能走，也不可過勞。我已叫駕娘們備船伺候。」

大眾出了桃源洞口，一同上船，先蕩到冷香泉。上岸，進入洞口，四方山石圍著幾間書室。院中各色異種梅花，夾著素心蠟梅，另有一種翠梅，色如翠羽，見之出人意表。軒前一匾，題著「寒芬月窟」，兩邊柱上對聯道：

月朗琴心古，
香浮石髓流。

後首山岩有塊平石如碣一般，鐫著「冷香泉」三個仿米的篆字。此泉從山腰裡繞到右首石罅內，流出洞口，石底下還有泉水分流。此處專為彈琴而設，取高山流水，音韻冷冷的意思。寶釵道：「鬢卿在此彈琴，咱們焚香煮茗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只好看天書。」黛玉失聲一笑。

七人出來，到梅澗邊橋上亭內坐下，黛玉道：「此處要一對好聯句。」晴雯道：「待我來謔。」想了一想，忙道：

欹石交疏影，
橫流泄暗香。

眾人齊道：「妙絕！」喜鸞道：「我擬了一匾：『冰痕茜雪』，使得麼？」大家互說：「豔絕！」寶釵道：「二位筆法心思，如出一手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匾對，須做副竹雕亮地的才好。」人人都道：「雅絕！」寶玉拍手道：「此之謂『三絕』矣。」

眾人逛過梅澗，又到了梨花塢。前面兩三處亭台，進了塢，只見無數梨花叢裡，隱著一樓，樓後還有群房。瓊玉道：「此樓未題。」黛玉道：「百花開時，都宜風日晴和，惟有梨花宜於輕煙細雨。」李紋道：「這議論情景逼真，竟題他『梨花春雨』四字罷！」黛玉道：「很恰當，又別緻。」瓊玉道：「十二座樓多有了名目，各處對子緩緩再題。」李紋讓著眾人，逛到李莊，只見花紛如雪，環繞著幾座異式風亭。眾人入亭，品茶閒話後，又上船，游到東首池心小蓬壺泊住。一群人上山看了一回，左右兩園景物都列目前。又登閣一望，更著暢懷。匾上題著「天籟閣」，黛玉道：「確不可移。聽月樓寫其虛神，天籟閣論其實事。向背文章大抄。」眾人下了閣，行至飛橋中間，寶釵道：「不好！我不能過去。」只得將他扶回。寶、黛等六人同至丹崖石凳上坐下，黛玉道：「登高履險實在怕人，怨不得寶姊姊不能上來，我也有些怕了。」各人拿著千里鏡，：四面八方處處細看。黛玉道：「看園中景致，此處不及紅樓；若論：眺遠，以此為最。」又望了一會，大眾下山回船，搖到萬字橋，在亭子裡吃過點心，再游水榭長廊，轉到聽濤軒，坐著說笑。寶玉道：「這會兒，若有位孔明先生來，借一陣大風，聽聽松濤才有趣呢！」話猶未了，只見樹梢微微搖動。喜鸞道：「二哥哥，你聽聽。」眾人詫異：果是風來了！初然滿庭謾謾，傾刻間如萬馬奔騰。寶玉喜得跳躍，喜鸞道：「這是二哥哥存心至公，想與眾樂樂，所以天假其便。」

松濤漸息，忽聽半空中風箏響亮。大眾出院看時，只見一個華彩美人在雲邊搖蕩。寶玉道：「這又是大老爺那邊姑娘們的玩意兒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風箏美人，做詩題倒是詠物中的絕響。晴妹妹要入社，今兒把這題目做首七律，咱們識荊識荊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不要笑話，我就謔一首瞧瞧。」晴雯不加思索，立即吟成，一面念道：

霧縠冰綃迴絕塵，翩翩掌上舞風頻。
楚宮時有行雲夢，銀漢常留不老身。
敢[借]紅絲牽舊恨，還從碧海締前因。
九霄環佩聲縹緲，誤認霓裳奏太真。

眾人聽罷，齊聲贊妙。寶釵道：「真可謂絕響了。」瓊玉道：「自抒其履懷，且有氣骨。」喜鸞道：「怎麼這樣快法？」黛玉道：「若是社裡聯句，雲妹妹只怕要退避三舍了。」寶玉向寶釵道：「你到底那一天開社？快去請雲妹妹來。」寶釵道：「前兒請過，回說這幾天有事。橫豎就來，你又急什麼？」

說話間，飯已擺齊。大眾吃畢，逛到百花廊來。晴雯問寶玉道：「各處可都逛遍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大略都逛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待花盛的時候，再到各處細細賞鑒花木。」喜鸞、晴雯道：「咱們最愛這個地方。」黛玉道：「百花開盛，咱們住在樓上，樓下四面多裝幾間房，妹妹也來住著玩，好麼？」喜鸞樂極，一面同晴雯比肩攜手，倚檻觀花。原來兩人至密至好，並行並坐，時刻不離，直玩到傍晚，大眾催著要走才散。次日紫鵲、襲人、鶯兒等帶著丫頭、媽子，由新園遊到林園，逛遍各處。欲知後文，下回分解。